



侯文元 著

死里逃生

日本侵华期间
劳工的血泪史

沈阳出版社

长
篇
纪
实
文
学

死里逃生

侯文元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里逃生 / 侯文元 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6.1
ISBN 7-5441-3005-3

I. 死… II. 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969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市二政工程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杨 静

封面设计: 爱知书装

版式设计: 晓 习

责任校对: 刘 捷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21.80 元

联系电话: 024-62251521

邮购热线: 024-24143216

E-mail: pubxh@163.com

序

难以承受的重量

侯德云

苦难并没有走远。我是说，中华民族被外国侵略者压迫和奴役的苦难，其实并没走远。以近处的事实为例，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今天，才仅仅六十年。六十年，在历史的长卷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

我们可以宽恕，我们可以宽恕所有的疯狂，我们可以宽恕所有的暴行，我们可以宽恕所有的残忍，但我们决不应该遗忘。

在读到侯文元的长篇小说《死里逃生》以前，我跟随大连作家采风团去过黑龙江省的东宁县，那里有日军留下的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当年，为了修建这个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十七万中国劳工死于非命。在要塞阴暗潮湿的坑道里行走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在《黑龙江走眼》一文中提到了这个让人难忘的瞬间：“屈辱和愤怒，以及其他种种，杂糅在一起，有一种排遣不掉的压抑感。这是我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量。”

此时此刻，在读完侯文元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同样的感受又回到了我的心头。

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从动笔到出版，竟然用了十四年时间。可以想象得出，在这十四年里，一个退休老人，需要消耗多大的毅力和激情，才能完成这部数十万字的作品。也许，仅仅依靠毅力和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妨听听作者的道白：“我有责任，有义务，在我的有生之年，把

这段痛苦、屈辱和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记录下来。通过这部书，让下一代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无疑是一部用愤怒写成的书。

在网上，我查阅到一份最新的统计资料，说1934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共奴役中国劳工达三百二十万人以上。少数幸存者，在多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当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禁不住泪流满面。这让我想到，这部书的每一页每一行，其实也都浸透了作者的泪水。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这也是一部用泪水写成的书。

一个世纪以前，沙俄强占中国的领土海参崴以后，把它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掌握东方”。这样的美梦，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前做过，现在还在做，嘴角流着哈喇子，难看得很。但我们不能由于它难看就掉以轻心，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高度的警惕。

侯文元十四岁就被迫成为劳工，过早地经受了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黑暗岁月。那是一段我们不忍目睹的经历，但同时又是一段我们不能不用心阅读的经历。在阅读之后，我们会知道，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脚下的路，以及我们子孙后代脚下的路，应该怎样走才好。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它的重量不是来自文学，而是来自历史，来自我们父辈苦难深重的人生。

自序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但从1894年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正式走上了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占领了东北大片土地之后，又在卢沟桥制造事端，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如同一股祸水，太阳旗所到之地，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日本为掠夺被占领地区的经济资源、修筑军事工程等，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等地区以强征、抓捕和诱骗等多种手段，每年都要掳掠大批中国劳工。他们将抓来的劳工关押在铁刺网内，采用最野蛮、最专横的法西斯军事统治和奴隶制相结合的管理监控手段来管理劳工，强迫劳工超时超量劳动，还不给吃饱。对逃跑的劳工，抓回后或用狼狗将人咬死，或用木棒活活打死。怕劳工泄露他们的秘密，每当修筑完一些军事工程后竟残忍地将劳工全部处死。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其非人性的暴虐更是令人发指，任意殴打和枪杀劳工，劳工有病照样得干活，如病重卧床不起即会被扔进坑里喂野狗。在大石桥东有个虎石沟，被埋在这条大沟里的死难劳工有一万七千余人。解放后，仅在一边沿挖掘不到一百四十平方公尺，深不到三公尺，就露出七层遗骨一百七十四具。像大石桥这样的“万人坑”，在东北和华北两地已发现有八十多处。据不完全统计，被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不下二百万人（而被迫漂洋过海到日本服苦役的十万余人中，生还者仅占三分之二）。可见中国劳工被迫害之深，遭遇之悲惨，死难之多，实为人类文明史所罕

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日本政府却一直没有对遭受他们奴役和迫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做出一个交待。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仍在极力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军国主义思想的阴魂一直在感染、侵蚀着一些日本人的思想和灵魂，且愈演愈烈。日本政府的部分高官，从内阁大臣到首相，每年都到靖国神社给那些干尽坏事的战争罪犯的阴魂烧香磕头，这实际就是感谢那些战犯们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杀得好，杀得痛快，杀得漂亮。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信号！

对日本至今仍拒不承认侵略亚洲各国人民的罪行，宣称甲级战犯无罪，我们感到非常气愤！

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我曾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对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蹂躏痛入骨髓，记忆犹新。我有责任、有义务，在有生之年，把这段痛苦、屈辱和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记录下来，并通过这部书，让下一代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

本书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经概括、剪裁和典型化，以一个在小学读书的小男孩萧源被抓劳工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孔。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旨在维护被侵害者人格的尊严，揭示当时的真实情况，绝无意想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煽起仇恨。仇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意义，但我们没有权力忘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谁敢担保，坚持甲级战犯无罪，每年“八·一五”这一天，都去给侵略亚洲各国人民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等一批战争罪犯的阴魂烧香磕头的日本的大官们，在某一天他们不会借尸还魂？一个输而不认账的赌徒，是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目 录

序:难以承受的重量	侯德云
自 序	1

第1章 被抓劳工	1
第2章 押到大山沟里	6
第3章 头天早晨	14
第4章 在刺刀和大棒下筑路 ...	22
第5章 被派去当博役	29
第6章 新朋友	43
第7章 受侮辱之后	53
第8章 关在黑屋里两天一夜 ...	67
第9章 刮痧	81
第10章 往“小脑瓜”身上扬土 ...	93
第11章 大家来掩护	107
第12章 鬼子杀红了眼	120
第13章 牢记血债	134
第14章 吃谷子粥	145
第15章 老宣就是陈铁匠	161
第16章 酝酿罢工	177
第17章 鬼子察觉	190
第18章 宁死不屈的人	199
第19章 狂妄的武士	211
第20章 谈今论古	224
第21章 热锅里的蚂蚁	236
第22章 又欠下一笔血债	249

第 23 章 恶有恶报	264
第 24 章 铮铮硬汉被捕	277
第 25 章 追查奸细	289
第 26 章 挖出一条蛆虫	299
第 27 章 新来的小队长	316
第 28 章 统一安排	328
第 29 章 鬼子中计	339
第 30 章 黑夜仓皇出逃	350
第 31 章 重陷魔掌	362
第 32 章 在刑务署受审	376
第 33 章 义犬相救	386
后 记	397

☆

第1章 被抓劳工

1945年春,辽南。

一场春雨过后,气温刚刚回升,又突然刮起了西北风,天气一下变得阴冷起来。天气,正像当时的政治形势。日本帝国主义预感到战争即将失败,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残暴。一个个小鬼子,瞪着血红的眼睛到处抓人、杀人,像疯了似的从被占领地区往日本国内抢运战略物资。

那时,萧源家住在熊岳南距望儿山约有三十里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为它是在一座树木葱郁、四季常青的山脚下,所以人们都管它叫靠山村。

不过这里不是萧源的出生地。他们家是在两年前从瓦房店搬到熊岳,后来迁居到这个小村的后街,住在薛竹田家的西厢房。在没搬进这个小村之前,萧源曾见过薛竹田叔叔。那是在爸爸找到教书工作不久的一天中午,他来找爸爸。萧源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三十岁左右,上中等个儿,有着一副像他的体形一样瘦削的脸,浓浓的眉毛,忧郁的眼睛,倔强的下巴像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就在萧源看见薛叔不久,他们家搬到了这个小村。

薛叔只有一个儿子,叫小虎,比萧源小两岁。由于两家大人关系融洽,萧源与小虎又在同一班级,第二天他们俩便成了好朋友。小虎非常爱听萧源讲外边的世界,有时小虎也给萧源讲他们家里的一些事,说他爸爸七年前不知因为什么事,同保长(村长)洪世豪发生口角,不久就到大连码头做工去了。要不是他爷爷去年病故,

他爸爸还不会辞了工作回来呢。在萧源同小虎成了莫逆之交后，一天上学的路上，小虎悄悄告诉萧源一件秘密，说他爸爸在大连参加了反对鬼子的放火团。萧源问什么叫放火团，是不是专烧鬼子的房子？小虎摇头说他也不清楚。他们俩边走边猜，直到走到校门口，也没有弄明白这个既神秘而又不能问别人的大问题。

一天中午放学，萧源刚走到家门口，就赶上鬼子派人进村来抓劳工。萧源爸爸没在家，就把他抓去了。

村里一共被抓走十四人，除表叔薄运增和小虎爸爸，萧源只认识同班同学赵玉贵的爸爸、张世发的爸爸和魏志基。警察把他们押到熊岳时，那无限忧伤的夕阳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古城上空一晃就不见了。他们被关在火车站南头一座黑洞洞的大库房里，库房里阴森森的。好在时间不长，陆陆续续的又关押进来一些人，人多说话声也高了。伴随着一声声的哀叹，人们不是声音凄楚地互相打听：“你是哪个村的”，就是忧心忡忡地猜测着鬼子将要把他们这些人弄到什么地方。

因没一个人同萧源说话，传进他耳鼓里的说话内容又引不起他一点儿兴趣。他的肚子里开始咕咕作响，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想起小伙伴小虎和张世发他们此刻正在街上做游戏，而他却被关押在这大库房里。他是那么惊恐、悲伤与无奈。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保长知道他爸爸在熊岳教书没在家，为何还带人到他们家抓劳工？是因为他们家是外来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萧源孤寂地坐在一边，开始不断地打哈欠，后来脑袋挨上行李卷睡着了。

春末，天快要亮时气温最低，就在萧源感到快要被冻死时，他一下醒了。席地睡在冰凉的水泥地的大库房里，而萧源又没带棉袄，他被冻得一个劲地哆嗦。

一些人为了驱寒，在水泥地上跺着脚，库房里到处都是“咚咚”的杂乱脚步声。于是他也加入到这原始的取暖行列之中，渐渐地，

他的牙齿不再叩动。不久,从门缝和屋顶缝隙处透进来一丝光线,使得这高大的库房逐渐明亮起来。当人们互相能看清对方的面庞,一些外村人也发现了萧源,好像他是戏台上的一个新角色或什么怪物,即使是那些面孔看起来非常迟钝或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向他投来惊奇、困惑的目光。他被看得有些赧然,竟不觉停止了运动。

一些人走过来,带着满脸的困惑和怜悯,愕然地向他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孩子,你也是被抓来的劳工吗?”

“你是哪个村的?”

“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你爸爸呢?……”

对许多人的提问,萧源一时感到茫然。就在他不知该首先回答谁的提问时,两扇大门突然发出一阵“吱嘎”声。大家的目光立刻从他身上移开,向露出一条缝的大铁门望去。

随着两扇用薄铁皮包着的大门被拉开,一股很强的光线射进来的同时,进来两个警察。其中一个矮个儿清了一下嗓子,要大家不要讲话,说现在开始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要回答一声有,然后背行李到外边上火车!

警察先点的是枣树村和张屯村的人名,随后唤薛竹田和薄运增的名字,接着喊“萧相臣!”萧源以为爸爸来了呢。就在他左顾右看时,表叔忙转过身说,这是他爸爸的名字,这孩子叫萧源。

点名的警察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要他走开,然后沉声问:“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萧源。”

“好啦,你走吧!”警察对萧源一摆手,然后低头写什么。

萧源走出库房。太阳刚把水塔尖顶东侧抹上了一层金色。外边戒备森严,沿劳工上火车的道上,有拿枪的警察,一个鬼子叉着两条短粗腿,两手掐腰站在一座房子的前面。货场站台前,停着一列

长长的闷罐火车,在每节洞开车门的闷罐车厢前,都站着一个手持木棒的二鬼子。

靠山村人跟在张屯村人之后,被押进一节铁皮闷罐车厢里。站在车门口的二鬼子操着公鸭嗓,边骂“狗操的”边用棒子像驱赶牲畜似的要劳工快往车厢里面走。许多人都挨了打,萧源和表叔薄运增也挨了一棒子。车厢里越来越拥挤,直到连转一下身都困难,车门才被关上。因为车门刚被关上,两边的小窗又没打开,车厢里立刻变得昏暗。有人在低声哭泣,随后又有一个人哭。听见哭声,萧源眼边也开始发潮。

突然从萧源身后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大嗓门声:“哭有什么用,小鬼子听你哭就会发善心让你下车啦?”

萧源觉得这个大嗓门说的话很有道理,忙难为情地用手把嘴在眼边的泪水揩掉。他暗忖,这人定是个敢作敢为、刚正不阿的好人。他是哪个村的呢?萧源对这个人不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扭头朝那人望去,因隔着好几个人,光线又暗,任怎么睁大眼睛也无法看清大嗓门的脸庞。

“你还是小点声吧,免得被小鬼子听见。”一个低哑声音劝说道。

“怕什么,我又没说什么。”

“小鬼子讲理吗?”

“不讲理又能把我怎样?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大不了一条命够了。”

“你又什么话都说,你姐姐在家是怎么嘱咐你的?”

“大嗓门”听了对方这句话马上缄口不语了,显然他们俩是亲属关系。萧源被“大嗓门”那瓮声瓮气的声音给迷住了,更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儿。他刚转身抬眼向左边望去,火车猛然前后晃动两下,他没站稳,倒在一个陌生大汉的身上。因为谁也没有坐下,人们大都是东倒西歪,车厢里立时乱了起来,吵嚷声四起,不是你的脚踹了他的肚子,就是他的身子压了另一个人的手。还没等被晃倒的

人站起来,火车头凄厉一声嘶叫,缓缓地向北开去。

劳工们像被装在罐头里的沙丁鱼,有些人蜷曲着腿坐在车厢板上,有的弯着腰坐在行李卷上。萧源两条腿半蜷曲地坐在薛竹田的身旁,屁股紧挨着表叔的大腿。随着车厢的摇晃,车轮碾压在铁轨接头处发出的“咔哒”声,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那“咔哒”声好像能催眠,许多人都斜歪着身子打瞌睡,也有少数人没有睡,在低声地叹息着。

萧源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爸爸回家听说他被抓了劳工定会焦虑万分,第二天爸爸会到熊岳警察署想办法来替换他。想到这,倒为爸爸着急起来。爸爸一向厌恶警察,说这些人没有一点儿气节,从不正眼看他们。要是爸爸知道劳工在太阳刚出来时即被火车拉走了,那该多好啊!爸爸就不必同那些警察说小话了。

火车时停时开,萧源还在想着爸爸……

突然,萧源发觉火车又向南开了!火车为何又向南开呢?他该不是要把他们拉到大连,然后装船运到日本做苦工吧?他越想越觉得是这码事,忙将他的发现告诉表叔,表叔也觉得火车是朝南开了。很快,许多人都附和萧源和薄运增的“发现”。车厢里说话声、哭泣声顿时高了起来。只有坐在车门口的几个人和薛竹田坚持说火车是向北开的。

薛竹田见哭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坐在晃动的闷罐车厢里,长时间看不到外界的景物,大脑神经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没人相信,直到坐在车厢里面的两个人先后挤到车门口,扒车门缝向外看了一会儿,说火车确实是向北开的,车厢里的哭泣声、吵嚷声这才低了下来。

第2章 押到大山沟里

火车停在没有站台、只有两间红砖瓦房的一个临时小站上。

大风把天空搅得昏黄，太阳好像是月亮挂在天空中。劳工们从一节节闷罐车厢里跳下来，把这空寂的小站一下塞得满满的。人声鼎沸，劳工头子拼命喊着“快到我这里集合站队”和那粗野的叫骂声，更是给这小站平添几分混乱与恐怖。“狗操的……”一个公鸭嗓音尤为刺耳，萧源和薄运增就是根据这讨厌的公鸭嗓音，很快来到上车时挨了一棒子的那个二鬼子前面的一块空地前。在赵玉贵爸爸之后来站队的人，不是挨一棒子，便是挨一声骂，外加上一脚。

一个头戴瓜皮帽、下颏长着几根山羊胡子的小老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嗓子眼发着干涩的声音，期期艾艾地问“公鸭嗓”：“这里是……是二中队……二小队吧？”

“狗操的，你咋才来集合！”小队长瞪着一对三角眼恶骂道。

小老头并没理睬小队长的叱骂。当他抬眼看见队伍里的熟人时，大声地埋怨一声，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呀，让我好找。说着，背着行李卷径直朝队伍里走去。

“狗操的，你来晚了还有理啦！”小队长一声暴喊，就像恶狼扑食般追过去，一把拽住老头的衣领。

老头吓坏了，被小队长跟头把势地拽出了队列，挨了一脚，身子向前一个踉跄，又挨了一棒子。老头一头跌倒在地，身后背的行李和头上戴的瓜皮帽，像一大一小的皮球，也滚落到了一边。小队长带着公鸭嗓音这才怒吼道：“记住，以后来晚了要报告原因。归队！”

这时萧源才注意看了一眼“公鸭嗓”小队长：他年龄在二十岁上下，头戴一顶脏兮兮的战斗帽，一对小斗鸡眼，刀削脸，细长脖子上长着一颗小脑袋瓜，同他那弓蛇腰的细长身子极不协调，仿佛是神话故事阴曹地府里的小鬼把一颗小孩的脑壳错安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个家伙一脸的淫邪之态，要是用说书人的口吻，他正是一副獐头鼠目的长相。

小脑瓜队长脸上流露出暴君似的那种为所欲为的霸气，大声说道：“都给我站好！你们好好听着。我是你们的小队长，从现在起你们都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都必须马上去执行。集合站队要快，来晚了，要报告原因。谁要是不听从我的命令，或动作慢腾腾的，都将受我的惩罚！”

“放屁管不管？”不知谁在队伍里问道。

这声音虽然不太高，但站在前边的人还是能听见的。“小脑瓜”顿时勃然大怒，连声大骂“狗操的”，要说话人站出来，但没人应声。队伍里很静，连轻微的咳嗽声都没有，只能听见附近的劳工们报数的声音。

“小脑瓜”突然走到魏志基跟前，上去给他一个耳光子。魏志基被打愣了，嘴里刚说句“我什么也没说”，又挨了一脚。

“老子今天打你，是因为你笑！”“小脑瓜”三角眼横扫了一下大家，从眼中喷出一道气势汹汹的目光，蛮横地厉声道：“我讲话时你们必须注意听，不准笑。今后你们干活、吃饭、睡觉，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在工地干活时，就是屙屎、撒尿也都得报告，准许后方得去解内急。刚才不是有人问放屁管不管吗？看你小子在哪儿放，在你自己的被窝里放我不管，在我讲话时放就不行，不服你试试，我手中的棒子决不轻饶！”

“轻饶”两字刚落，一个头戴战斗帽、脸色灰白、手拎一根木棒的二鬼子走了过来。

“小脑瓜”马上迎上前，用部属见到长官那种神态，声调降低了八度，低声地说：“请中队长训示。”

萧源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脸色灰白、拎着一根修理得溜光水滑木棒的二鬼子是中队长。从他的脸色和一身穿戴不难看出,这个家伙准是个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而且还是一个大烟鬼。

他骄矜地要“小脑瓜”快清点人数,“小脑瓜”倒很恭顺,两脚跟往里一并,嘴里立刻回答“哈伊!”

“大烟鬼”拎着棒子向右边走去,小队长这才发现最南边的一队劳工已在鬼子“哈牙库”的吼叫声中离开了小站。显然点名是来不及了,他忙用手指头来清点人数。

离开小站,鬼子押着劳工们沿着一条小路朝东北方向走,而后又向北行。

一路上,劳工们没看见一个村落,连个行人也没有遇见。大风不时卷起一股股沙尘。一切都显得凄惨惨的,仿佛有一条冥河界限划得分明,唯一有点儿生气的就是路上不时遇见单只的或三五成群、耷拉着尾巴的野狗,有的野狗满嘴是血,有的叼着半截尸体从容地从队伍旁边走过。要是它们的毛色再浅点儿或者是灰白颜色的,倒真像是一群狼呢。登上一座山岗,一只黑白相间的野狗,拖着血淋淋残缺不全的尸体从左边一条沟里走过来,看见一队劳工挡住了它的去路,又不慌不忙地拖着尸体向东走去。

劳工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心情一下子像石头一样沉重起来,久久不能释去。

过了山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座座小山丘和凸凹不平的山地,除了低矮的小草,有的地方全是裸露的岩石,连棵小树都没有。在昏黄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的空寂和荒凉。鬼子和劳工头子不时地催督劳工“哈牙库”和“快跟上”,稍有拉开距离,不是挨一枪托就是一棒子。萧源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的,他身后背着行李并不比那些下巴生着胡子的人轻多少,可想而知,他要想不拉开距离得付出多大的力气。汗珠子不停地从他的脸上往下淌,因为出汗,头发粘连在了一起,衬衫也湿透了。

当太阳西垂,大地失去了光彩,一切均陷入了缄默与哀戚之